

第八回 逼友題詩留心窺破綻 代弟聯吟當面弄機關

詩曰：

肝膽傾來本至誠，一經忖度便疑生。道他虛謊何曾謊，看得分明轉不明。

真假難憑隨我認，是非無定向誰爭。可憐炯炯英雄眼，不識惺惺兒女情。

話說花天荷與柳青雲飲得大醉，方才就枕，沉沉一覺，直睡到五更方醒。醒來想起前事，便反反側側思量道：「天台老人圖畫中，原明明許我有婚姻之遇，故無心中忽游到此，又無心中牽牽纏纏，與柳青雲又成了相知。回想老人之言，已有幾分奇異，這還說是朋友之常。不意昨日柳青雲聽見我說未娶，他便驚驚喜許我作伐，一發與老人之言相近。此中似有機緣，叫我如何不作癡想？我看柳青雲言雖帶戲，及細窺其意，又似實有所屬。即前所和的兩首詞兒，柳青雲苦苦推辭，以為未習，若果勉強為之，未免有些不到之處。怎和來二詞，雲湧霞蒸，竟如一氣呵成。且風流香豔，雖老於詞場亦不能及。若論柳青雲才情秀髮，或不可量，但初延捱而後迅速，又不當面下筆，事有可疑。莫非此中別有代襲之弊？」又想到：「柳青雲考場文字，無不與我相商，並別無師友。豈詩詞一道，又暗養一門客為之代筆？即有門客，亦不過略為酬應，豈能才美至此！莫非室有異人？」翻來覆去，再想不出是甚緣故。想了許久，忽想起一個主意來，道：「分題倡和，可以游移，我明日只出一個題目與他聯吟，看他如何發付？有弊無弊，便可立辨矣。」算計停當，轉又睡去了。正是：

既已相知何不知，尚煩萬想與千思。

只緣要作真知己，不欲心存半點疑。

到了次日，二人一見面。花天荷就說道：「吾兄一個妙人，只有一件不妙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不妙之處甚多，但不知吾兄所謂不妙者，卻是那一件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吾輩聲氣中往來，大都以才為主。小弟略有寸長，便不惜抱慚，而盡吐露於知己之前。吾兄才美如斯，乃秘而不肯示人，是藏才也。以此對無才不相知之人，可也。小弟雖不才，已承兄雅愛，豈可以此相對哉？小弟所以謂兄不妙也。兄雖不妙，小弟卻思了一個妙法在此，必令兄才藏不得，方快弟心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有才不欲浪泄，方謂之藏才。若小弟實實無才，雖是竭盡所學，猶應酬不來，況敢藏乎？長兄何不相諒！」花天荷道：「兄有才無才，小弟也不管；藏才不藏才，小弟也不問。兄若是不會作詩，前日就不該和小弟之韻；兄若是不能作詞，昨日就不該和小弟兩首詞兒。兄既又能作詩作詞，到作時卻又推推托托，遮遮掩掩，不肯明明旗鼓相當，此中定有不足小弟之意。這也罷了，只是從今以後，若遇好景，再不分題，只是與兄聯句，看兄何以避來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分題，獨運己意，左右遷就，尚難支持；若聯句，彼此遞吟，不能轉動，又要情意貫通，上下連屬，一發非小弟所敢承當也。請兄相諒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別事可以相諒，至於詩酒論文，乃文人學業，朝夕不可少者，如何相諒？」

柳青雲口雖推辭，見花天荷苦苦纏住不放，心下十分著急因悄悄進來，尋見柳煙道：「都是姐姐好意，代兄弟和了十首絕句，並兩首詞兒，花天荷看了，十分愛慕。道是和得好，只管纏定兄弟定要作詩作詞。我本意原要圖些體面，不料到如今，竟要弄出丑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藍玉小姐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慌也無用。若有甚題目，待我又與你代作就是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若是分題，可以央姐姐代作，我倒不慌了。」藍玉道：「他不分題，如何作詩？」柳青雲道：「他看見兩首詞兒雋美，疑非弟才所及，又見不曾當面下筆，甚是猜疑。他今日說，以後作詩定要與我對面聯句，卻如何一句一句要姐姐代作的？定要出丑，我所以慌了。」藍玉聽了，笑說道：「這花天荷倒也是個有心計之人，若果要聯吟。卻真正沒法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法是有一個，只怕姐姐不肯救我。」藍玉道：「若是有法救你。我為何不肯？但不知是甚麼法兒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再無別法，喜得姐姐與小弟生得面貌一般，若是推托得過，或仍是分題，便不消了。倘他必要聯吟，除非姐姐照兄弟一樣扮束起來，待大家飲到沉酣之際，糊糊塗塗要作詩時，兄弟演了進來，卻換姐姐充作兄弟走了出去，他那裡分辨得出？待作完了時，姐姐卻演了進來，兄弟又走了出去，他見詩是當面作的，他自然疑心盡釋。便令兄弟有些光輝，不至輕慢，凡事就好作了。姐姐若不救我，使他看出兄弟的丑來，他就不肯常常下榻於此。叫兄弟文章向誰講究？莫說前日入學文章，虧他檢點，兄弟還想留他坐一年在此，竊他些學問，為明年秋闈之地。他若看破兄弟真正無才，不但留他不住，就是勉強留下，他也不肯盡心竭力為我講論了。姐姐，沒奈何，救我一救方好。」藍玉道：「我若扮束了充你，看是決看不出的，但只是男女有別，如何使得？」柳青雲道：「此不過是作詩作詞，明明行權，又非私自涉嫌，有何不可？」藍玉小姐道：「論起心來，無甚慚愧。便偶爾行權，卻也無妨。若論起事來，一個閨中女子，與一個面生男子，相對聯吟，恐非禮之所宜。倘有人知道，豈不貽笑？且莫說外人，就是母親知道，也要嗔怪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外人如何得知？若怕母親來嗔怪，我就去先對母親說明，卻也無礙。」小姐不答應。

柳青雲遂走來見楊夫人，將花天荷要與他聯吟，並要央姐姐與他改裝代作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道：「這事不過一時行權，姐姐尚遲遲不肯。母親須與他說一聲，這不但孩兒要爭體面，還有許多好事，都要從此作去。若姐姐不肯行權，叫孩兒弄出丑來，便要將一天好事都弄壞了。母親須要拿出主意來。」原來楊夫人已有心要把女孩兒與花天荷成婚，今見兒子要女兒代作詩，心下暗思道：「總是要嫁他，便見見也不妨。況女兒有此才華，埋沒閨中，殊為可惜。便等他施展施展也好。」因對兒子說道：「論起來，一個閨中女子，就是前日暗暗代你作詩，原也不該，何況今日明明去代？但事已弄巧成拙，只得將錯就錯，只要作得機密些，不要被你看破要緊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姐姐面目與孩兒一般，若裝束相同，使神仙也看不出。只是姐姐不肯，須得母親叫來吩咐一聲方好。」

楊夫人見兒子著急，只得叫一個小丫鬟請藍玉小姐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前日不和這詩也罷了，卻賣弄有才，你一首我一首，和到如今，和得不尷不尬，卻丟了不和，豈不連前面的都看假了？兄弟要你從權，再代他周全一遍。你若不肯，弄出丑來，叫他把甚麼面目見人？」原來柳煙小姐自有此才華，正沒處發洩，見柳青雲要他與花天荷聯吟，正關他的痛癢。只是不好便突然應允，因推辭了幾句。今見母親如此吩咐，便不言語。柳青雲見姐姐不推辭，知也有個肯意，便歡歡喜喜說道：「花天荷滿肚皮疑惑，故逼勒我聯吟，指望要出我之丑。姐姐既肯明代，我當面弄一番手腳，要得他信以為真，從此之後我便說明我有戒，絕筆不作，他也不疑了。真天下之樂事也！」藍玉小姐見兄弟快活，因也笑說道：「你且不要歡喜。倘或當了面作不出，丑也還要裝在你面上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姐姐不要嚇我，前日已作過兩首，把他壓倒，那有個後面作不出之理？這是小弟放得心下的，嚇我不動。」藍玉小姐道：「這話也

來。楊夫人道：「你們姐弟既要弄機關，也須早打點停當，莫到那臨時慌慌張張，露出馬腳來。」

柳青雲因教母親取了幾疋紗羅出來，叫裁縫把內外的衣服，俱一樣做了兩件。又叫人作了兩頂一樣的片玉巾又叫人作了兩雙一樣的鞋襪，連夜趕完。姐弟二人穿戴起來，就是一個模子裡脫出來的，連楊夫人並丫鬟僕婦看了，也一時分別不出誰男誰女。大家喜歡不盡。正是：

一番機局一番新。兒女閨中慣弄人。

道假何曾純是假，認真恰又未全真。

柳青雲暗暗打點端正，膽便大了。又過了幾日，忽報來薰亭睡鴨池的荷花盛開，因命備酒，自邀了花天荷去賞玩。花天荷到了池上，看見荷花開得十分茂盛，滿心歡喜。因笑對柳青雲言道：「連日欲與兄聯句，因沒有好題目，故忍耐住了。今日承兄惠飲，你看新荷滿池，香色俱佳，有此美題，只得要求教了。」柳青雲笑道：「題雖美，只宜飲酒。若是作詩，便不美了。」花天荷也笑道：

「題之美，正美於能借此以索兄之詩耳。又單單吃酒，何美之有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兄以作詩為美，小弟以飲酒為美，何不各美其美？兄但作詩，小弟但吃酒，何如？花天荷道：「詩雖美，無酒則枯；酒雖美，無詩則俗。不如還是共飲，聯吟罷。」說罷，二人俱大笑起來。柳青雲知道聯吟今日定躲不過，恐怕日間難弄手腳，只捱到黃昏，方叫擺上酒來，二人看花同飲。

直飲到酒酣耳熱之時，花天荷詩興發作，因叫家人把酒席撤開，止用一攢盒，放在一旁，又叫書童取了一幅長箋並筆硯，在席上鋪了。各酌一巨觴，花天荷舉觴對柳青雲說道：「小弟與兄，原天各一方，幸以文字聲氣，成了相知。原不易得，況承兄惠飲，又適值芳荷滿池，誠良友快心之境，若不留題以紀其事，豈不虛度？兄縱不足小弟，小弟也要勉強兄聯吟一首，以作異日風流佳話，不知兄意以為何如？」柳青雲道：「知己相對，飲酒賦詩，快事也。弟非不願，但恐才情駑劣，不足共神駿爭馳。長兄既肯循循誘人，小弟安敢痛惜枯腸，不搜索以應台命？但有一言相告，乞吾兄相諒。」花天荷見柳青雲應承作詩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兄既肯賜教，任有何言。無不如命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也無別言，只是到作詩時，小弟出神，搜求甚苦，吾兄千萬不可與小弟言語，不可叫小弟吃酒，恐打斷了心思，便聯接不來。小弟拙於當面應酬者，為此耳。就是詩不好該罰酒，亦祈待到詩作完總領，何如？若詩未完，兄若有問，小弟不答，幸勿見怪。」花天荷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柳青雲又道：「既以為可，就請命題起句，容小弟好慢慢續貂。」花天荷道：「題是賞荷，不必言矣。但起句小弟怎好佔先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兄既不欲佔先，則小弟又何敢居後？還請兄先之何如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若如此說，小弟又不得不拋磚引玉矣。」因拈筆欲書。柳青雲又止住道：「且慢，兄且請用過三杯，以助落筆之興。容小弟敷衍七步，少舒搜索之心。」花天荷也不推辭，舉杯就飲。

這邊柳青雲假作散步，便立起身來在亭上遊行。此時藍玉小姐，已打扮得停停當當，在亭後竊聽。他二人所言的話，都已聽得分明。只看花天荷低頭飲酒，不留心時，柳青雲早閃了出來，藍玉小姐早演了進去，仍復坐下。花天荷酒正飲完，因拈起筆來，先寫一行詩柄道：

花天荷坐柳青雲來薰亭睡鴨池賞荷花，酒酣樂甚，因聯句賦情，以志不忘。

花天荷寫完詩柄，因題首句道：

六月風光何處多，

花天荷題完首句，即將長箋倒轉送在藍玉面前，道：「小弟已佔先了，請續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飲，睜著兩隻眼睛，只看藍玉如何下筆。不期藍玉竟不言不語，也不思不想，但拈起筆來，便續寫兩句道：

一池新水長新荷。薰香大雅輕蘭麝，

藍玉寫完，也將長箋倒轉來，送與花天荷。花天荷看了，大喜道：「好個薰香大雅，非等閒詩人所及。」只管看著藍玉稱贊。藍玉因聽見柳青雲曾說過不答應之言，任花天荷稱贊。只是低頭屬想，不作一聲。花天荷沒法，又得續寫二句道：

聖色天然薄綺羅。無數碧天來接葉，

花天荷寫完，又送與藍玉。藍玉接了，微笑一笑，並不沉吟，復提筆再寫二句，道：

許多紅袖欲凌波。無人看到三更後，

藍玉寫完，又送與花天荷。花天荷見柳青雲下筆便成，因不敢遲滯，忙續二句道：

有氣偏能十里過。瓣吐向人疑欲語，

花天荷寫完，又送與藍玉。送便送了過來，還只道有些難對。不期藍玉接到手中，就像做現成的一般，了不經心，又續寫二句，道：

腮痕映日認生醅。此中色相含禪意，

藍玉才寫完，花天荷不等他送，早取了過去看道：「青雲兄，好美才！不是小弟善於逼迫，幾乎被兄瞞過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接二句道：

何處笑聲聞彩歌。水面呈身何敢帶，

花天荷寫了，仍送交藍玉。藍玉看了，總不言語，只信筆而寫。花天荷眼不及瞬，早已續成二句，送與花天荷看道：

泥中著足不曾拖。要存高品成君子，

花天荷看了，情興勃勃，道：「兄才敏捷如此，非我誰能敵得兄來？」因又接一聯道：

不逞妖容學美娥。開處只宜清賞玩，

花天荷寫了，交送藍玉，藍玉不問長短，只是接到手就寫，忽又續二句道：

看時誰敢醉吟哦。御燈猶記撒金殿，

藍玉寫完，又送與花天荷，花天荷不敢復言，但續題二句道：

法座曾聞供普陀。誰信有人雙臉似，

花天荷寫完，又自讀了一遍，方送了過來，道：「青雲兄，此一聯若對得工巧，小弟自願飲一觴。」藍玉接來，只默默不言。但拈筆又寫二句，道：

自慚無奈六郎何。又愁浦淑難親子，

藍玉寫完，又送了過來。花天荷看見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此句對得不即不離，又工又巧，豈有神助耶？小弟當痛飲一觴！」因叫書

子斟上，忙忙飲乾，又叫童子也斟一觴，送在藍玉面前，因說道：「小弟這一對，也要奉兄一觴。」因急寫兩句道：

常妒鴛鴦得近他。雖許藕絲牽蒂帶，

花天荷寫完，送與藍玉看道：「青雲兄，此觴可該飲否？」藍玉見對得風流韻趣，心下也暗喜，因微笑一笑，便舉起觴來欲飲。

花天荷道：「兄且慢飲，止一結句，兄一齊結完同飲罷。」藍玉聽說，才飲不得半觴，因放下了，總結一句，道：

不知終得並題麼。

花天荷看見，不禁拍案大呼，道：「結得情深意婉，大暢風人之旨。當與兄共飲三觴，庶不負今夕聯吟之美。」藍玉因說道：「兄既欲快飲，小弟敢不奉陪。但窮思竭想，苦了這半晌，容小弟略散一散，便當與兄盡興。」言罷，即立起身來，走離席去。花天荷手持巨觴正飲，見藍玉出席，忙說道：「詩既成矣，正宜快飲，不可入去。」藍玉只應得一聲不入去，早走到亭邊，一掩一遮，已換了柳青雲出來。

柳青雲走到席邊，偏不坐，故意的將腰一伸，道：「今日卻被兄奈何的苦了！」花天荷笑道：「小弟見兄落筆，全不經思，絕無澀態，則亦何苦之有？所謂苦者，不是欺弟，定是過謙！」柳青雲亦笑道：「小弟之苦，惟小弟自知，吾兄如何得知？到來日兄得知時，方見小弟不是欺兄了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作詩之苦，已作過了。吃酒是吾兄所樂，難得也要推辭？」柳青雲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這個自不敢推辭。」方入座，叫小童斟滿。二人相對而飲，飲了數觴，花天荷忽歎息道：「古人嘗云：人不易知，知人不易，小弟蒙兄雅愛，自恃可以為知兄矣，不料但知兄肝腸似雪，但知兄義氣如雲，但知兄柔情似水，但知兄雅度如淵，但知兄美如冠玉，但知兄品似兼金，竟不知兄詩才之敏捷不減青蓮。若非小弟今日強吾兄聯句，則失之多多矣。自今以後，吾不敢藐視天下士矣。」二人甚相敬愛，直飲到月移花影上欄杆，始各就寢。這正是花下情深，堂前慶溢，尚不知後事又將如之何也。欲知端的，且聽了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